

定國志



定 国 志

(根据同名弹词整理改编)

姜皓民	刘竞尧	徐文亮
胡志远	马佳林	伍 严
赵蒙毅	郭 琼	戚开远

福州大学
图书馆
藏书印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吕观仁

封面设计：姜 秉

书名题签：李延涛

定 国 志

Ding Guo zhi

(根据同名弹词整理改编)

姜皓民 刘竟尧 徐文亮

胡志远 马佳林 伍 严

赵蒙毅 郭 琼 戚开远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殷街 179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6 14/16·插页 2

字数： 395,000

1989 年 2 月第 1 版 198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,420

ISBN 7-207-00768-X/1·154 定价：5.40 元

出版说明

《安邦志》、《定国志》、《凤凰山》是叙事贯通、情节完整的弹词三部曲。本着古为今用、批判继承的原则，整理者将这三第弹词改编为三部章回小说，以飨读者。本书为第二部，续集亦将问世。

这三部小说，以赵少卿佐朝辅帝为线索，以唐懿宗以后的靖边平叛的战争为背景，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，表现了宫廷内部的复杂斗争，描写和刻画了众多的人物，肯定了平叛靖边、安邦定国的正义性，歌颂了勇赴国难、精忠报国的精神。但其中也有一些封建糟粕，整理者虽进行了剔除，但考虑忠实原著和情节推进及故事的完整性等原因，仍有些封建因素不能完全剔除，较为突出的是封建的婚姻制度，表现在作品中为多妻制、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等等。其次，封建的等级观念、政治、法律以及伦理道德观念也时有表现。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小说的进步倾向。这是作者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所致，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加以甄别和批判。

回 目

第 一 回	黄将军违令受责 赵丞相降吕定胡	(1)
第 二 回	绿杨村弟兄重聚 赵定公深院留春	(42)
第 三 回	咸通传旨幸文华 定公回朝参阁政	(81)
第 四 回	胡贵妃喜招驸马 赵丞相惜将赐婚	(123)
第 五 回	奇忠府浴麟盛会 赵洪英谎语保亲	(165)
第 六 回	秦招纳贡奏边患 胡妃设毒害才人	(198)
第 七 回	了情缘留剑夫君 唐天子赐宝封枢	(235)
第 八 回	赵少卿梦会仙珠女 胡云豹挟仇乱宫廷	(271)
第 九 回	西宫妃媚主行奸 仙珠女易貌救亲	(307)
第 十 回	胡氏兄妹杀君乱国 驸马洪英救主出逃	(344)

第 十 一 回	白榆村君臣躲难 驻剑阳洪英认亲	(366)
第 十 二 回	新君见履识奸情 丞相开府贵州城	(395)
第 十 三 回	赵翠花智劫皇后 钱节度义释冯公	(420)
第 十 四 回	下战书军惊廷美 五郎割股救严亲	(442)
第 十 五 回	冯仙珠降凡救夫 龙公子洞房逃婚	(460)
第 十 六 回	乾符帝月下识奸情 唐天子答贡送私书	(485)
第 十 七 回	胡后计杀苏妃子 番王遵书反西帝	(499)
第 十 八 回	赵丞相智取抄关 景福帝亲征复国	(514)

第一回 黄将军违令受责 赵丞相降吕定胡

话说赵丞相见庙中绑了张永，张永大叫着要必报此仇。赵丞相忙令人将张永押到宫中。张永被押走后，赵丞相暗想道：“这个张永上邀帝宠，下结奸党，若没有罪恶的实情，便没有理由处治他，无法办他的罪，只据今日之事不足以降罪于他。思想一阵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丞相密令心腹到西宫言张司礼被丞相锁拿之事，请美容贵妃设法营救。美容闻禀，十分恼怒，立即命驾前往，欲亲自解救张永。行至中路，忽被丞相的武士捉拿，送到黄阁。来到了大殿，只见丞相朝南端坐，张永被绑在庭柱之上，狂骂不已。张永一见美容贵妃被拿至殿上，顿时吓得半死，不能开口。丞相一见美容，喝道：“左右，给我检验这两个奸人！”这一声喝只吓得张永、美容脸色苍白，百拜求饶。丞相哪里肯听，立即拍案大喝道：“张永！朝廷用汝为六官司礼，你竟敢欺君乱法，有污六宫。张美容获罪非小，碎刚犹轻，姑全六宫之体面，即杖死阶下！张永重杖四十，收寄大狱，奏帝定罪！”说罢，整了整朝衣入宫见帝。

这可恶的司礼张永，自恃帝王宠幸，目中无人，一连多年在宫内作司礼，害了不知有多少人。不料今朝该他晦气，撞到了赵少卿这个太岁星。赵少卿早悉张永作恶多端，几番要除掉他，都苦于没得机会，今朝借事除奸，又杖死了美容，将瞞君坏法的张永收入大牢，实为快事。赵少卿当即离开了黄阁，入朝面君，请

旨除奸。一边走一边想，早已来到金门内。此刻君王已进了内宫，少卿直到春喜殿，自称有事要面奏朝廷。值日的有司不敢怠慢，立即启奏于九重天子。

且说天子散朝，銮车退进九重门内，尚未下辇，见有胡贵人迎銮哭奏，说丞相赵少卿无视朝廷，欺君主，辱贵妃，乱臣伦。又叫道：“莫怪臣妾行为非礼，那赵丞相为相三年，眼里哪有天子二字？他独操天下军政大权，凌驾于三千文武朝臣之上，收买人心，虚张仁德于天下。若是不除这赵丞相，有朝一日，万民被他煽惑而反，圣上何以存身？他事无分巨细，竟自独断专行。去年他上本离间君王父子，如今又随意锁拿侍御之臣。我主若再不治罪于他，小妃性命怕只在旦夕之间了。现有他掷损的残香，这便是他欺辱官妃的明证，请君王为小妃作主！”天子听罢，一时惊呆了，暗道，这张永乃宫中侍朕之人，现受六官司礼之职，赵丞相安得胡乱拿人？正在惊疑之际，忽有侍值官官启奏道：“启奏圣上，现有丞相赵少卿朝见圣上，自称有要事上达天廷。”天子正要召见这丞相，见他来了，便命回转鸾车，吩咐贵妃且退，天子要亲自问问缘故。贵妃谢恩退下，鸾驾来到便殿，召见丞相。丞相阶前三呼万岁已毕，天子含怒问道：“匆促见朕，有何要事奏闻？朕如今名为天子，实为尸位，你乃一朝宰相，有事自行便了，何须来奏寡人？”丞相闻言，忙又三叩首，奏道：“微臣今日捉拿奸人，肝胆可鉴。这六官司礼张永，罪犯不赦，臣不得不捉。宫中多人遭他欺毁，又搅扰掖廷，害死梅贵妃，龙贵妃被他毒死，又卖官鬻爵，欺君罔上，窃权弄朝，蒙蔽圣聪，辱骂朝臣。又与奸党刘得禄结党营私，勾结胡人。他又将侄子充为宫监，口口声声说他侄儿已经净身，实际并未净身，奸淫宫女，搅扰宫闱。此情早已被陈駉马识破，只是碍圣上宠着张永，故未敢即言。他这侄儿与西宫胡妃勾搭成奸，已有人证。如此欺君乱伦，为朝臣者怎能视而

不见？故此臣已将美容杖死，以正典刑。张永也被臣拿住下狱。张永之侄尚在宫中，抓来一验便知。臣有半字虚言，甘当欺君之罪。请皇上圣裁。”天子听罢，一时也难以全信，仍然余怒未消道：“张永乃朕之家人，司礼六宫，你为何随意将他锁拿？你所言之事，听来有理，然尚无实证，待有了实证再拿他不迟，快些将张永放了，你治罪于他，便是欺辱寡人。”丞相听罢顿时变了颜色，直立阶前慷慨陈词道：“张永之侄净身与否，一验便知。若验知此事，他与胡妃通奸之事定可申出。现美容已被臣杖死。陛下若验得臣言是假，臣甘愿伏法，抵美容之命。若是验得是真，乞皇上立即斩了张永这个奸人，以清六宫，安社稷，如此，则国家幸甚，黎民幸甚。”奏罢，赵丞相重又下拜。君王听了丞相之奏，圣意徘徊，一时难以作声，含怒挽袍登辇，恐怕赵丞相再讲出别的话来。赵丞相见状心中大怒，袍袖一摆高声说道：“臣已来奏过圣上，莫怪臣先斩后奏。”天子气得无可奈何，唯恐赵丞相再说下去，急忙吩咐摆驾回宫。随驾的三个内臣舒良、得禄、曹宫宫，惊得面皮铁青。他们心里清楚，丞相拿了张永，究追下来，他三人也难幸免，于是一齐向天子乞求，求天子保全他们的性命，千万莫听赵丞相之言。赵丞相见天子摆驾，便也气愤地转身回黄阁。

再说天子派人去验张永之侄是否已净身，验官验过来覆朝廷，说张永之侄确未净身。天子听罢大怒，立即传宣张永之侄张荣前来，又召驸马陈英前来，问他如何识破假宫监之事。不一会儿，二人均被带到。天子问道：“陈英，你是如何知晓张荣底里的？”陈英不敢隐瞒，从实奏道：“启禀父王，臣婿于今春三月，散朝回宫。路经西宫之时，臣欲入西宫请胡妃母安，见宫门无人守护，便径直入内。到得宫内，见胡妃母正与张荣同卧床上。张荣见臣来，大惊，裸身出衾，拔剑在手威逼臣道：‘你敢讲出半字，我就让你身首异处！’臣当时魂飞胆丧，却原来张荣并非宫监，腹下之物尚

存。因惧于张永之势，一直未敢讲出。今闻丞相已将美容正了典刑，又将张永下了狱，料来父王已得知真情，故而从实奏出，请父王除去奸臣奸妃，以清六宫，正朝纲。”天子听了真情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喝令将张荣捆起下狱。

且说御弟文湘王来见丞相。文湘今日听闻丞相杖死贵妃，捉了张永，又惹怒了天子，他怕弄大了事态，想劝劝丞相，让他宽刑放了张永。丞相听罢文湘王之言，含笑答道：“我赵安非是抗君逆上，可事关重大，若不把这些奸人治罪，朝廷还有何法律可言？这是微无臣为安社稷之举，并非是私怨伤人。贤王你说是也不是？”文湘王言以对。沉思了一会儿后，对赵丞相道：“丞相且容一二日，孤到圣上面前将你的意思奏明，自有分晓。”说罢转身回宫。来到正宫，见了皇上，奏道：“今日之事我主若不明断，赵丞相他就要依法行刑了。”皇上叹了口气道：“容朕思之。”

再说赵丞相见文湘王已去，忙修表，五更时分上表请旨，立即要斩了奸臣，连同朝中四佞一并问罪，这且慢表。

刘公闻听丞相要治罪张永等人，立即着了慌。忙来到文华府，欲请上贤国夫人劝阻一下丞相。见了贤国夫人，寒暄已毕。刘公开门见山道：“贤国夫人，我们数年相好，如今看在老夫身上，为何不劝阻丞相一声？张永无知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违抗相国，却如何连我也奏于朝廷？想当年我执柯作伐，总算有些微劳，为何转眼无情，以敌相待？今日之事全仗夫人看在旧日情分之上，救救我吧。”夫人道：“这般大的事体，我为何一毫不知？”刘公道：“我听说，丞相深知夫人与内宫有交谊，怕你知道要劝阻于他，因此曾晓喻下人不得报与夫人。我以为夫人必能知些信息，不料夫人果真不知。既是这般，我方才言语误会夫人了。若论这张永本是个好人，我一向蒙他厚德，虽如今我受连累，但他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。恳求夫人念念旧情。古人云，刎颈之交，遇难应拔刀相助，

难道夫人能无动于衷吗？”夫人听罢，沉思半晌道：“我即便有心面圣求救，却又如何进内廷呢？皇上早已有旨，朝臣女眷，未得御允，不得进宫，我怎敢违旨而行？天子的家人尚且被拿入狱，何况女眷？如今丞相朝权在握，任谁也是说不转他的。皇上面前他尚且发怒，还有何人在他心目中？”刘公见夫人封了门，告辞夫人，转又去求胡长史，将事先准备好的书信交与长史。长史看罢信，默思了半晌，对刘公道：“你先稍候片时。”说罢收了书信，转身出房，悄悄穿过了几重门，正行在长廊之下，忽地抬头看见一位郎君，正是赵相的长公子赵麒。长史心中一喜，暗道，其人可以进内堂。当下长史立即上前拉住他的手道：“公子慢行，听我一言。张永被捉之事，公子是否已知？”赵麒道：“听说了。”长史道：“方才刘公去贤国夫人那求情，贤国夫人言无能为力，如今只好求求安国夫人了。这有宋相书信一封，烦公子送与安国夫人，不过千万不要让丞相知晓。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谢。”赵麒接过信，心中暗道：这其中必有弊情。思想一会，此信决非宋相之信，宋相与张永并无干系，如何替他求情？想罢，笑着对胡长史道：“长史休要哄我，即是宋相之信，何须由我转达夫人？你好生如实说真情与我，我当与你同见夫人。若是藏头匿尾，我这就把此信交与父亲。”胡长史一听惊恐不已，慌忙一挽长袍跪下道：“今日末员罪该万死，恳请小主千万莫要高声。这信乃是刘公刘常侍的，要求安国夫人的。末员再三回绝于他，无奈刘公就是不允，死活求助。末员此次胆大包天，望小主开恩，实是事出无奈。”说罢连连叩头。赵麒微微一笑，唤他起来，道：“既是你说了实话，我便为你去见夫人。这信我可送达，成与不成我就无奈了。”说罢将信放入袖中，向内堂走去。长史望着赵麒去的背影，呆立了半天，然后担惊受怕地回转身去。

赵麒边走边想道：这信若真的送与父亲之手，那胡、刘、张

姓等人必然受到严办，与我凤仪门结怨，我也将在母亲面前失爱，不若就成全了此事。进了凤仪门，见夫人正坐在明窗之下，素真同坐，正在闲话。赵麒进了门，深深先向安国一揖，叫了声娘亲，又向素真施了礼。安国夫人十分高兴，让赵麒坐在自己身旁，问他进中门有何事，说：“你父亲严戒你不得离开书房半步，你今日为何违了？若是他知道了，少不得又要挨板子的。”赵麒道：“孩儿有事要见娘亲。”说罢从袖中取出刘公的信，随即将此来意及遇到胡长史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夫人接过信从头至尾看了一回，不觉心中吃了一惊，当时即问赵麒道：“你爹今日到哪里去了？”赵麒回禀道：“父亲为了除掉朝中奸臣佞宦，现正在书房写表。听说我爹有吩咐，这件事情不要说与母亲，因此胡长史不敢来见，苦求孩儿将信送入内廷。母亲若去见爹爹，恐怕要连累好多人。依孩儿之意，母亲若真有周全之念，宜别图良计。”夫人听了赵麒的话，心中一震，便问张永因何被拿，赵麒便将焚香、张永被捉入黄阁、杖死张美容、父亲到朝廷请旨除奸等事说与夫人。安国夫人听罢，柳眉蹙皱，半晌没出声，心中暗想，夫君如今做这般事，虽属正义，但一时难免人们要把“权臣”二字落在你身上。他如今正在怒气头上，我若劝于他，他安能听我言语？目下应设个良谋救救故人。沉思半晌对赵麒道：“你且去对来人说，转致刘公休要烦恼，我将设法力保。”赵麒奉命转身出门，将夫人之意转致胡长史，这且慢表。

赵麒走后，素真对安国夫人道：“这麒儿还真是个晓事的孩子。”安国夫人微微笑道：“这孩子岂是等闲之人？看来苍天有眼，不负秦小姐一番辛苦，出了这么个能事孩子。这是咱们家的千里马，长成之后，才干必不在他的父亲之下。”素真对夫人说道：“这孩子虽好，不过却有些骄情，贤国夫人曾对我说，她来三年以来，见赵麒自恃是嫡亲所生，不肯低头拜别人，称贤国夫人为姨母，

连个娘字也不肯说。与我们相见时到各自尊重，惟有见了夫人时十分小心。听说他对亲生母说，他这样做是因为长江那一段缘故。”安国夫人见说微微笑道：“此儿日后是个奇才，毛病总是有一点的，不过他毕竟还是个孩子。”两位夫人正在闲谈着，忽侍女报丞相进内廷了。两位夫人一同起身，前去迎接。丞相带笑上了芳亭，夫妇殷勤叙礼，分宾坐定，侍儿献茶。夫人不问朝中之事，丞相也不提面圣之情。这时安国夫人忽然开口道：“相公，朱妹身体不爽，这一天也没来看我，咱们同去看看他如何？”素真连连称好。丞相听说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朱妹因何身体有恙？下官也该去看看他。”说罢三人一同起身。风流丞相左手携着安国，右手携着素贞，步行至珍珠院。侍女见丞相一行三人来了，忙去报与朱夫人。惠德夫人闻报，轻移莲步出来迎接。将三人接入画阁，落坐后，丞相含笑问朱夫人道：“听说夫人身体不适，下官特来看望。”朱氏敛衽回道：“多蒙东君挂怀，只是微感风寒，无甚大病。多谢两位贤妹来看望。”安国夫人含笑道：“既是无大恙，可开樽小晏，莫负今朝如此风月，我们四人同醉。”丞相闻听连连称妙，其不知已中了安国夫人的妙计。于是暖阁顿时排上夜宴，四人入席就饮，三夫人一杯连一杯劝丞相饮，丞相不觉大醉。这时安国夫人对丞相道：“相公今宵就留此伴朱卿吧。”丞相沉醉之际，连称遵命。于是安国、素贞便起身。安国夫人私下对朱夫人道：“愚姐为救刘公等内臣，明日早朝时须多拖相公一些时间，使他不及查明营救之事。”朱小姐连称领命。于是扶着丞相醉入鸳鸯帐。

且说安国夫人回到凤仪门，差了一个能事的女奴，速去将司章奴美林召来，把丞相的早朝奏本携来，立即来见。女奴奉了安国夫人之命，径直到书房来见美林。美林听罢夫人召见的原因，心中十分害怕，已知夫人必是为了救人之事。暗思今夜看来丞相定是不能回来的了，且到内府去见夫人。于是将云龙表藏入袖中，

又整整衣冠进了内廷。这美林今年十七岁，天生的一副潘安之貌，相公十分喜欢他，如待嗣子一般，相公常遣他入内禀事。今日忽然女奴来唤，美林虽已知夫人之意，但其他仆人并不知晓，俱各疑心。美林来到内廷，女奴引领他来见夫人。美林侧目俯视，只见夫人犹如仙子坐于瑶池，珠帘高卷，双烛高烧，三四个女奴抄手站立。美林不敢抬头，上前跪道：“小奴参见夫人。”夫人略略抬了抬身子，含笑道：“你且起来，坐下说话。”于是使命女奴看坐。美林拱手道：“夫人呼唤不才，不知有何见谕？伏惟阁主吩咐。”夫人道：“今日请你来原是有事相烦。闻听相公要除内奸，不知参奏的是何人。你为丞相执掌文书案，可将奏本交与我灯前一阅。此事丞相之前我自会应承，决不连累于你。”美林拱手答道：“夫人在上，小奴有一言相禀：丞相有心要除去恶官，以清宫帑，安社稷，已联名参奏张永、舒良、刘得禄、曹宫人四个奸臣，表文已押金印，此时已不便再将函打开。非是小奴违抗内主，实是怕丞相闻知，大发雷霆。”夫人一听花容骤变，怒道：“你何如此过分小心！既是你不肯将奏章交付于我，我今夜终要看个究竟。我当亲到文书阁，自己打开金印，看他能将我如何！”说罢抽身而起，吩咐张灯引路，出了内廷。美林见说，魂飞魄散，连忙躬身叫道：“夫人留步！夫人定欲观丞相之表文，何劳玉步亲出中廷，不才已将表文携来，现献上请夫人验看。倘若丞相闻知发怒，还求内主为小奴作主。”说罢躬身递上，女奴接过呈与夫人，夫人这才回身落坐，剪灯观表，吩咐美林帘外等候，又命婢女送去香茗。夫人端坐观阅表文，取过一枝簪花笔，巧妙地抹去刘得禄的名字，然后玉手轻轻将表封好，叫婢女付与美林。又传话与美林道：“五更丞相上朝时，休要提将此事，事过之后，若丞相问起，你可如实禀告丞相。若是丞相降罪于你，你可急来凤仪门，那时我自然救你。”美林诺诺应声，告别夫人，出了内廷。此时已是三更时分，玉堂早

已掩了门，守门人见美林从内廷而归，忙喝问美林因何晚归。美林当下回答道：“是凤仪院内夫人召见，并非我无知擅入内廷。若你们不信，可去中堂一问。”守门侍者见他如此说，便放他进去。美林飞步出了厅门，回到书房坐定，面对残灯，且惊且喜。喜的是夜登仙子府，得睹夫人玉面；惊的是恐事情被丞相知闻，怪罪下来，难卜吉凶。正在徘徊之时，秦招公子从屏后出来，假作嗔色责怪美林道：“你夜入内府所为何事？直到三更你才出来，敢是行了非礼之事，小心你项上人头！”美林佯做怒容答道：“是哪处的邪神附了你的身上，信口胡言，该当何罪？我明朝同你去见夫人，看你那时如何说话！”秦招听罢大笑道：“作戏之言，何必当真？不过我问你，夫人召请，到底为了何事，你把真情说来我听。”美林鬼鬼，双眉紧锁，沉思了一会儿，便把夫人召请之事说了一遍。秦招见说微微笑道：“此事你莫要担忧，尽可放心，天崩地裂自有人为你来顶，料来丞相知闻也不敢把夫人怎样。”说罢二人入寝。

话说相府有六司厅，如朝廷六部一般。美林职受司吏，掌相府文书出入。秦招职受司马，掌武士兵机。董双职受司库，胡吉职受司刑，顾进职受司礼，宋清职受司工。这都是黄阁侍政人员，宿于文华附近，朝夕不离左右，俱受四品官职，食厚禄。唐之时世非同今比，官至宰相便谓小天子，食邑三万户，月俸一千黄金。黄阁属官三百员，俱食相府之禄，与天子祖制相当。这且慢表。

且说赵丞相，只因中了夫人之计，多饮了几杯，夜宿珍珠院，由朱夫人陪伴。朱夫人晓谕司朝之侍女，不许来床前报更。丞相随身侍女有十二人，每早值班者四人，职司披袍束带执灯，锦帐之前有报更之人，这些侍女多为中堂之女，昔日都是定国夫人的奴婢，丞相留宿何院，十二侍女也随时来侍奉，故而这些侍女名为司朝之女，并非一般青衣内婢。因而个个戴珠着锦，人人花容月貌。虽然不是公侯荐枕之人，可均为丞相贴身侍用之人。今夜

闻听惠德夫人吩咐，个个暗笑夫人狡黠。丞相一觉醒来，约知已是五更，起身便要披衣。朱氏夫人一把拉住丞相，连道：“时候还早，再睡会儿吧。帐外尚未有人来报晓，相公何必匆匆起身？”丞相见夫人如此说，又贪恋温柔多情，也着实不忍起床。那朱氏本是个花容月貌之女，怎能不令人贪恋？于是便又躺下，重叙温情。不觉窗前已现曙光，丞相除恶官之念已决，见曙光初上，早朝来临，便立即起床披衣，匆匆冠带，辞别玉人出了中门。回到黄阁，见美林早已捧表长廊站立，秦招执剑侍立阶前，车马及随朝人等已久立阶前，红烛将残。丞相见状，知早朝已近，便匆匆上马，到了朝中亲自上本。然皇上因近日心中烦恼，并未登朝，奏章只好由内官接了宣读。内官读罢，丞相大惊，暗道：明明写着四奸，为何并无刘得禄之名？是什么人去掉了这个奸臣的名字？可是表文已上，难再添补。此时满腹疑团，终不可解。赵丞相当时在摄朝廷大政，也无暇去追究这其中的原由。内官读罢，收起本章。朝散，文武百官各归其府。内官将丞相本章呈与天子。天子看罢本章，也很疑惑。那赵少卿已明言要除四奸，为何没了刘得禄之名？又一想，也罢，少除一个，朕也好留个心腹。可那三人是不可不处置的了。若是不加处置，丞相大权在握，目下我又奈何不得他，倘生出事变，如何是好？于是狠下心肠，下了一道圣旨：将张永、舒良、曹内史，贬离京地，暂守王陵。丞相闻听此旨，见表上有名姓者已都治了罪，也无可奈何，不敢争辩。内廷见圣旨已下，将曹内史、舒良发出，与张永一同贬出京城，去守孝陵。时值秋季，丞相此日开了黄阁，法令森严，鬼神皆惊。此刻贬了几个权臣，内患已清，就剩个刘得禄，量也兴不起大浪。此季正是审决囚犯之时，囚犯中，轻者流徙，重者斩首。侍值官将一众囚犯之罪状宣示已毕，丞相依法当即斩了数十人。美林随身侍立，不觉心中也有些胆怯。此时，美林想起昨夜之事，痛悔寅夜去见夫

人。夫人盗改奏表，放掉了奸臣刘得禄，若是丞相讯问此事，我怕是难逃罪责的，这真真是我晦气。那安国夫人也忒无礼，她就没想一想，你救得刘公，却害了我。这时，丞相判罢案犯，抬身站起，将袍袖一挥，众人散去如云。此刻，一片乐声连地而响，三通画鼓震耳欲聋。丞相退归书院，喝退了从人，便问美林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得了刘得禄多少贿赂，为何夜盗表文，擅自篡改，以至漏放了奸人刘得禄？这表章统由你掌，今日你难逃罪名，快快从实招来，免我动刑！”美林被问，心惊胆战，容颜顿变，面如死灰，急忙一挽长袍，扑通跪下，连连叩头禀道：“不才厚食君侯之禄，怎敢贪赃卖法，放走刘公？又怎敢斗胆篡改表文？”丞相闻听又问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”美林道：“是凤仪院的安国夫人。”丞相一听，不觉大吃一惊，忙又问道：“夫人如何到了前廷？”美林道：“是小人该死。主公在上，小人有情相禀。昨天黄昏之后，夫人派人来召我，说是来调提参本，说是主公也同在凤仪门。小人信以为真，携了参本来到内廷。可到了内廷一看，见只有夫人，并不见主公，因而不敢将本献于夫人。夫人当即生怒，命我帘前侍立，强行命我交出表文，夫人灯下自阅。小人只以为她看看而已，谁知却除去了刘得禄的名字。小人说的都是实情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丞相听罢倒吸一口凉气，暗恨道：可恨这冯安国，仍不改从前的性情。在朝六年中多有坏法之事，在皇上面前弄权，今日又到文华府弄权来了。真想不到，我的府中却出了个大权臣。这事本是夫人之过，怎可一味怪罪美林？于是双手将美林扶起道：“这事我不怪你。不过你也太不小心了，这事若是他人疏忽，我定不饶他，不是罢官便是受刑。看在你跟我多年的分上，权且饶你这次，今后你须仔细。”美林忙又叩头，连连应诺。丞相又在书房坐了片时，然后离开书房。

且说秦招也是书房近侍，因美林有事，他倍加关心。这日见